

觀看《花樣年華》時，銀（螢）幕前的你我透過二維的薄膜與窗鏡穿透進入那潮濕、陰雨卻充滿錯身巧合的六零年代香港。情節隨著兩位主角對於自己伴侶的懷疑展開，漸漸對彼此產生情愫，進而交織成爲遺憾、感傷與未被滿足的柏拉圖式愛戀。欣賞如此作品時，我們沉浸在影像敘事所爲我們呈現的認同網絡，在散逸的敘事體當中感受飄零與擦身的誘惑和遠離，也在鏡頭的推移跟游蕩當中。因此，或許可說我們不需「閱讀」也能感受影像的歡愉，在《花樣年華》裡如是，在一般的劇情電影當中更加如此（再現的時空系統受敘事系統所統轄，而敘事系統藉著角色人物形象塑造因果關係鍊，藉由認同緊緊攫獲著觀眾）；因此問題回到更基本的前提，閱讀是觀看影像時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嗎？

當然，在今日的講題下，這只是個修辭問題，甚至就鮑德威爾（David Bordwell）在《劇情電影中的敘事活動》（*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*）的論點來說，閱讀影片是觀眾的自動行爲：藉由不斷地假設電影中發生故事的可能性，觀眾在影片進行的同時在修正自己對於劇情的假設、推翻對於劇情的懷疑，也藉由影像中元素互動的情況明白角色在特定情境的狀態，如同霍格里耶（Alain Robbes-Grillet）在他最好的作品《穿越歐洲特快車》（*Trans-Europ-Express, 1967*）當中所做的，就把觀眾理解電影的過程當成推動劇情的動力。在這部電影當中，故事發生於四個火車乘客的談話之間，編造劇情、改寫動機、拋棄段落，最後又發現劇情中的人物入侵至他們所處的現實當中，留下一點猶疑的滋味。

然而，閱讀電影同時有其他的可能性，觀眾可以學習辨別自己在特定影像當中所感知到的情感爲何，閱讀影像的情感，《花樣年華》就是這樣的作品。除了從故事與情節來理解這部作品外，《花樣年華》當中，事物的質感被導演不斷地強調，從花旗袍、窗簾、濕溽的氣氛，藉由近距離特寫讓觀眾的眼睛有著被這些質料紋路摩擦的感受，讓錯身的氣氛更加地被烘托出來，像是我們的部分知覺也就這樣附隨著在影像的流動當中，成爲電影的皮膚（*The Skin of the Film, by Laura Marks*）。此種閱讀與分析方法不僅要求我們從鮑氏的方法學上立足，更要將此種思維延伸跨越被我們定型爲固定概念的流動影像，在一秒二十四格的真實當中，尋找描繪不可企及的文本之途。此外，更得銘記，既是閱讀影像的情感（似乎有點德勒茲味道），就必須體認到構成影片的異質情感不僅僅觸動我們，也可能令人作嘔、攻擊我們看似穩固的自我身分認同，像是馬卡維耶夫在電影中不停進行的挑撥。藉由閱讀電影，如同馬希（Michel Marie）所說，「延長觀影的愉悅」，同時也可能理解到，電影不僅僅提供歡愉，電影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東西，使我們更瞭解自身。

影片分析的工具 (Michel Marie, Lire les images de Cinema)

鏡頭範圍

觀點鏡頭

The Thief (1952) 28:00-

A Diary for Timothy (1945) 00:00-

焦距和景深

99 River Street (1953) 68:08-

幅寬

Forty Guns (1957) 12:10-, 15:20-

攝影機運動

I Am Cuba (1964) 00:00-

燈光和顏色

Shara (2007) 06:35-, 67:00-

Maborosi no Hikari (1995) 52:20-

視聽配搭

Dans la ville de Sylvia (2007) 00:00-

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 (1951) 28:10-

Tout est pardonne (2007) 04:30-

間奏：希昂的聲像理論

段落的範圍

剪接點

That Day, on the Beach (1981) 07:00-

舞台佈景

Venus Noire (2010) 00:00-

懸疑性與戲劇性／劇情張力

Scandal Sheet (1952) 04:18-

短片效果和馬戲團效果

Kustom Kar Kommandos (1965)

<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8AhRynu0A>

影片的範圍

認知的佈局／與觀眾玩遊戲

Trans-Europ-Express (1967) 01:00-

<http://video.google.com/videoplay?docid=-4276930021793732862>

類型、風格與佈局

Will Success Spoil Rock Hunter? (1957) Chap. 11, 65:24-